安康日报

山不嫌归迟

柯明宇

说来，我算半个岚皋人。

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岚皋姑娘，我两岁前也在岚皋这片山里摸爬滚打。后来跟着家人搬去安康，岚皋的记忆就像旧衣裳上的针脚，日子久了，一根一根慢慢松脱。可说来也怪，不管是母亲在家闲坐时念叨旧事，还是上学时，老师同学听说我老家在岚皋，总绕不开三个字：南宫山。

一来二去，“南宫山”就像一颗丢进墙根土里的种子，没声没响，年年都在扎根长个儿。也算凑巧，成年后参加工作，竟又回到了岚皋，只是工作的地方在石门镇，与南宫山一东一西，相隔甚远，加上成天被琐事裹着，想登一次南宫山的心愿，总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岔过去。而南宫山就立在县城东边，有时开车路过，抬头就能望见山尖的雾，反倒成了心头一个悬着的念想，越没去成，越惦记。

说实话，我打小不爱爬山。人胖，腿沉，一见层层叠叠的台阶就发怵。可母亲对岚皋的情结，比我深得多，也沉得多。自打听说西康高铁要通，她心思就活了。周末吃完饭，她擦着手跟我说：“走，开车带我去看看安康和岚皋的高铁站修得咋样了。”

我知道她那股故土劲儿上来了，拦不住，便陪着去了。安康站看了，还在修建的岚皋站也看了，她还不尽兴，转头往东边山影里望了望，说：“来都来了，上南宫山吧。”我看她一眼，就知道今天这山是非爬不可了。

上山的公路绕着山腰盘旋，母亲一路话不多，脸贴着车窗往外看。看掠过的山梁，看缠在山坳的雾，看散在坡上的几户人家。她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，后来我琢磨，大概就是人看故乡的眼神：亲里带点生，熟里带点怅然，像在翻一件压箱底的旧物，又像在看自己的从前。

车停在二郎坪山脚，我先打起了退堂鼓。母亲反倒精神头十足，抬脚就往石阶上迈。

刚上山那段路缓，两旁树密得很，日头从叶缝里漏下来，碎金子似的洒在石阶上，晃得人眼软。母亲走得不快，但步子很稳。我跟在她身后，瞅着她的背影，忽然觉得这山这路，她才是归人，我倒像个凑热闹的过客。

再往上走，山才露出本来的面目。

南宫山的好，不在奇峰突兀，也不在险峻逼人。它的好，是沉在骨子里的秀气与雄伟。一层一层的岩石叠着，像摞起来的宣纸，山雾漫过来，便洇出深浅不一的黛青、灰白。树从石缝里钻出来，根须扒着石壁，虬曲着，像要把整座山攥在怀里。这就是旁人说的“巴山第一奇”：水墨石林画，石是骨头，林是皮肉，雾是神魂。人往里一走，就成了画里一点淡墨，连脚步都不自觉放轻了。

母亲走得极慢，走几步就停一停，伸手摸一摸路边粗糙的石崖，又抬头望远处的山尖。我不催，也催不得。她哪里是在看山，分明是在找从前的影子。

我忽然就想起，自己两岁前也被她抱着，在这山里待过。那时太小，山是什么模样早记不清了，可山该是记得我的。它记得一个婴孩，在树影下的石阶上，睡过一个又一个暖和的下午。如今那个婴孩长这么大了，胖了，走几步就喘粗气，可山不会嫌他。山从来都不嫌弃回来的人。

来时路上，在山坳之间能看见高铁的桥墩，一排一排立着，稳稳扎在地里。母亲趴在窗户上望了半天，轻声说：“高铁通了，到岚皋就快了。”

她没说“方便了”，说的是“快了”。

我懂。这“快了”，哪里只是说路快。是岚皋憋了这么多年的劲儿，终于能松快松快；是在外头讨生活的岚皋人，回家的路短了一大截；是这座藏在深山里的南宫山，总算能让更多人瞧见它的模样。

我收回思绪，开始下山。母亲走在前头，忽然回头跟我说：“你两岁那年，我也抱你上过一次山。那时候的山哪有这石板路，全是泥路，我走一截歇一截，你倒省心，在我怀里睡得呼呼的。”

我愣了愣，问：“那您不累啊？”

她笑了笑，皱纹在眼角散开：“累啊，那时候年轻，累也不觉得累。”

她说得轻描淡写，像在说旁人的事。我心里却一沉。人这一辈子，有些路总得走，有些山总得爬。年轻的时候抱着孩子走，是日子；现在陪着念想走，是归根。

母亲心里大概也在修一条路，通往她年轻的日子，通往那条坑洼的泥路，通往这座山藏着的所有旧时光。

下山的步子比上山时轻快不少。母亲走得稳，我跟得慢。从前总觉得陪长辈爬山是件累人的差事，那天却忽然觉得，能陪着她再走一遍南宫山，心里特别踏实。从前是她抱着我，如今是我陪着她，一来一回，半辈子就过去了。

西康高铁通了，下一站到岚皋，再下一站，就是南宫山。

对远道而来的人，下一站是一幅铺展开的水墨石林画卷；对我、对母亲、对所有在这山里留过脚印的人而言，下一站，是归来。

车开出岚皋的时候，我从后视镜瞥了一眼，母亲靠在后座上闭着眼，嘴角微微翘着，像是在想着什么，又像在做梦。梦里该有山，有雾，有个胖娃娃在她怀里睡得安稳。

山一直都在那儿，没走。只是我们，终于要回来了。

慢时光之约

郑运花

单位旁边就是汉江。平日里，我与数字报表、往来客户相伴，日子像江水一样平缓地流。

傍晚，我常走到江边，看汉江两岸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，倒映在水面上，碎成一片晃动的光；看江风把灯影吹皱又抚平，心里那些乱糟糟的想法，好像也顺着水流走了。守着这一江灯火、一城青山，我常想：这么好的地方，怎么就让外人觉得那么远呢？

儿子三岁那年，我第一次带他去西安看钟楼。回来时坐了四个多小时的火车，他在我怀里睡着了。那时候我就想，要是有一条快一点的路就好了，等他长大了，去西安上学、玩耍，不用在路上颠簸大半天。

后来，西康高铁真的开始建了。

儿子像被什么点燃了一样。他从小喜欢地图、喜欢道路，从高铁还只在图纸上的时候起，他就让我在网上找线路图给他看，用小手顺着红线从西安一路划到安康。每个周末，他都要我们带他去看工地。从刚开始只有围挡和图纸公示牌，到后来河床里立起第一个桥墩，再到隧道一天天向山腹里掘进，他像追连续剧一样，追着这条铁路的建设进展。

他站在工地外围的路边，踮着脚，扒着围栏，看打桩机一下一下把桩砸进地里，问：“妈妈，铁轨什么时候铺呀？高铁什么时候能跑到我们安康来呀？”工地上轰隆隆的，他扯着嗓子喊，眼睛亮得像汉江上的波光。那些戴安全帽的叔叔不认识他，可他认识每一个阶段的工地：哪个墩子又高了一截，哪段路基又铺好了一段。他比谁都清楚。

我有时候想，一条铁路对一个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也许是地图上那条红线终于要变成真的了，也许是“西安”从课本上的两个字，变成了一个钟头就能到达的地方。他不知道“一小时生活圈”“时空之变”这些词是什么意思，但他知道，很快就能坐着高铁出去看世界了。

安康迈入西安“一小时生活圈”，飞驰的高铁打破的不只是山与山的阻隔，更跨过了无数人心里那道坎。从前西安的朋友想来玩，总要问一句：“坐火车要多久？”如今，一个钟头，就能从古都长安钻进秦巴山的青绿深处。我的儿子，终于可以在周末的清晨，背上小书包，坐上从安康始发的高铁，去西安看课本上的兵马俑。一个小时后，他就能站在那柄两千年前的青铜剑面前。

他大概还会记得，自己曾经站在路边的土坡上，看着这条路一点点长出来。而我呢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安康人，想告诉远方的朋友，这里不只有绝色山水，更有慢下来的烟火日常，适合卸下一身疲惫，寻一段松弛安逸的闲暇时光。

这里的清晨，街边的蒸面摊子冒着热气，一盘蒸面浇上醋汁、辣椒油，配一碗稀饭，就是安康人的早餐。吃饱了去香溪洞走走，密林幽处，清香浮动，恍若误入仙境。

中午，去茨沟镇吃一顿豆腐宴。豆腐能做出十几道菜：煎的、炖的、凉拌的、清炒的，样样带着豆香，朴素又美味。

想吃鱼，就去瀛湖边的农家乐。汉江水养出的鱼，鲜得不用过多调料，奶白的鱼头汤暖胃，石锅鱼咕嘟咕嘟冒着泡，鱼肉嫩滑，汤底鲜辣。坐在露台上，一边吃鱼一边看湖，那份悠然，城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。

晚上，回到江边。这时候，安康的夜市正热闹，烧烤、串串、麻辣烫，各色小吃摊子挨挨挤挤，烟火气十足。吃完，沿江边找个茶摊，泡一壶富硒茶，看两岸灯火。江边有船，坐上去吹吹风，慢悠悠晃一段。那一刻，什么房贷利率，全被水波冲淡了。

如果时间充裕，还可以去紫阳茶山。茶园顺着山坡层层铺展，常年笼罩在云雾里，漫山遍野浮动着清冽的茶香。

有人问我：“安康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来？”我想了想，回答：“适合不想赶路的人。一个周末就够，从西安北站上车，一个小时左右，人就能到安康。”

速度与亲情

高久进

今年三月底的一天，我接到大哥的电话，说我们九十岁的老母亲走了。她前一天还能喝几口稀饭，第二天却走得悄无声息。

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随即一个念头冲上来：我必须回去，我必须见母亲最后一面。

按照老家风俗，从人去世到安葬，遗体只能在家停放三天。飞机最快，但手机查了一圈，没有合适的航班；我买了最近一班有票的高铁，商务座、一等座都行，哪趟有票就买哪趟。

当时，从苏州到安康还没有高铁，我只能先到湖北襄阳，再和外甥会合。到达襄阳已是晚上十点半。六个多小时的车程里，我靠在窗边，窗外的灯火忽明忽暗，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催：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

外甥早已等在出站口，二话没说，拉上我和姐夫就往老家赶。

从接到电话到跪在母亲灵前，满打满算，不到十二个小时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那些铁轨像是刻进生命里的年轮，一圈一圈记录着时间，也承载着我奔跑的亲情。

我是1995年退伍后到苏州的。那些年，不是苏州交通不便，而是老家的路实在太难走。从苏州到西安还算顺利，但从西安回旬阳农村老家，才是真正的煎熬：先坐火车到市区，再转大巴到县城，然后换车到镇上，最后还要走半小时山路才能到家。那时，镇上的路多是砂石铺成的，坑坑洼洼，车也少得可怜。一旦错过一趟，就得等半天，甚至要留宿一夜。那样的归途，光是想想就让人退缩。每隔四五年，我才回去一次，不是不想家，是真怕那条路。

有一年夏天，外甥女一家开车来苏州看我，路上走了一天一夜，两个大人、两个孩子全累得东倒西歪。外甥女苦笑着说：“舅舅，以后还是等高铁通了再来看你吧。”

转机出现在2017年前后。有了高铁，从苏州到西安的时间缩短到六个多小时，从西安回县城的火车班次也多了。千里之外的故乡，一下子拉到了眼前。从那以后，我基本每年都回老家。亲友们打趣：“老高，你怎么突然变勤快了？”我笑着回：“不是人变勤快了，是路变好了。”

那时候，我还在盼着另一条路：西康高铁。每次从西安回县城，虽然班次多了，仍要绕来绕去，大半天都耗在路上。我忍不住想，要是西康高铁通了，从西安直达安康，再从安康直接打车回家，也很方便，车费也能承受。

就在前几天，我在手机上看到一条新闻：西康高铁通车，屏幕上，米白色的座椅、宽敞的过道、明亮的车窗，清清楚楚地呈现在我眼前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那一瞬间，我捧着手机的手竟然有些发抖。

这条盼了这么多年的路，终于通了。于是，我不止一次在心里盘算，到时候回老家会是什么样子：早上还在苏州吃着生煎包，中午在西安北站从容换乘，下午就能坐在老家门口，吃上一碗地道的浆水面。从前需要辗转三天的路，如今一天之内就能走个来回。曾经害怕回去的归途，会变成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刷身份证进站，车厢宽敞明亮，座椅柔软舒适，列车员微笑着提供服务。那些闹哄哄的绿皮车岁月，终将彻底退入记忆深处。

回苏州已经几个月了，我还是常常想起母亲。说实话，我对高铁充满了感激。是它，让我赶上了送母亲最后一程；如果没有高铁，仍像从前那样慢吞吞地赶路，我不可能那么快从苏州赶回老家，一定会错过送母亲最后一程。那将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如今，母亲走了，但那条回家的路还在，而且越修越好。西康高铁通车后，不管坐火车还是汽车，我都会选一个靠窗的位置。因为只要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，我就觉得母亲还在老家的路口，远远地朝我挥手。那个画面，永远定格在我心里，再远的路，也冲不淡它。

从前，回一次家要等四年；以后，想家了就能走。那条路短了，乡愁却更深了，深到每一次提速，都像是在替母亲多看我一眼。西康高铁通了，我要赴的不只是一场回乡之约，更是一场与母亲、与亲人、与故土、与那个曾经遥不可及的自己的约定。

山水之约

杨洋

秦岭是一道厚重的屏障，隔开了关中平原与秦巴群山。

从前要去西安，一路翻山越岭，车马颠簸；纵然家乡山水秀美、乡土风物动人，也总被层层山峦挡在外面。山外的人想来一趟，总要掂量掂量路途的辛苦。如今西康高铁通车，列车穿山越隧，不到一个时辰，便能从长安抵达汉水之滨。一场跨越群山的相逢，就要成真。

我常常回想往日的光景。安康的好，从前大多只属于本地人。汉江边的石锅鱼，热气腾腾，飘着香气；蜀河古镇的青石板路，被一代又一代人踩得发亮；紫阳的茶山一层层铺向远山；平利梅花溪的河床里，一块块石头上晕着淡淡的红，像天然绽开的梅花。逢年过节时，农家院里、老戏台上，还会响起汉调二黄的唱腔和紫阳民歌，调子婉转，在山谷间悠悠回荡。

这些山水、老镇、古戏，都是安康实实在在的家底。可过去受交通限制，很多外地朋友只听过安康的名字，很难亲身走过来。那些藏在山野间的景致，那些代代传下来的民俗，就守在群山里，少有外人来细细打量。

西康高铁一通，改变的不只是赶路的速度，更让这片土地的风物有了被看见的机会。

在我看来，文旅不是凭空造出什么新奇景致，而是把安康原本就有的生活，摊开给外面的人看一看。高铁一来，远方的游客不必再辗转奔波，周末抽出一天时间，就可以坐上车来到这里。

游人来到安康，不只是走马观花看山看水。可以踱进石泉古街，踩着凹凸的石板，看一看老铺子，听老街住户讲过去渡口的旧事；可以到凤堰看古梯田、吴家花屋，品味原生态的稻香；也可以去往瀛湖，泛舟碧水，解读绿水青山的密码；还可以慢慢参观博物馆，了解安康深厚的历史人文。逛累了，找个小摊子，吃羊肉泡、蒸面，再点些陕南小炒，喝正宗安康稠酒。随后坐汉江游船，漫步汉江栈桥。偶尔还能遇上一段汉调二黄的清唱。山水、烟火、老手艺，就这样自然地呈现在游人面前，这便是最朴素的文旅。

游客来了，家乡的日子也就跟着慢慢发生变化。

山里不少农户，已经在心里盘算着。有的收拾自家老屋，打算做成农家民宿；有的把自家采的茶叶、晒的山货整理妥当，等着远道而来的客人购买。从前这些土特产，要经过几番转手，才能卖到山外。现在，客人来到家门口，就可以直接带走。

那些老手艺、旧民俗，也慢慢有了更多受众。弦子腔、皮影、汉调二黄，不再只是本地人的自娱自乐。外地人的到来，让这些古老的东西有了新的观众。还有一些在外的年轻人，看到家乡的机会，愿意回到故土，试着把祖辈留下来的文化，用自己的方式接续下去。

秦巴的文化，不是锁在展览馆里的文字，而是活在老街的砖瓦里，活在溪水的石头上，活在老艺人的唱腔里，活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里。高铁带来的改变，不是把家乡改造成别的模样，而是给这些本土的东西，多开一扇向外的窗。

山水还是原来的山水，古镇依旧是旧日的古镇。变的，只是连通外界的路。安康的发展，借着时代的东风，踏踏实实往前走。

从“大写意”到“工笔画”

通讯员 郑才林

（上接一版）

城市定位跃升。西康高铁通车，加上未来康渝高铁建成投运，安康将打通关中与成渝两大城市群的连接通道，向西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，向北深度融入西安都市圈，向东拥抱长江经济带，向南联通西部陆海新通道，“四向开放”格局全面打开，从交通末梢加快向区域节点枢纽转型。

产业格局重塑。依托富硒产业、生态旅游、绿色制造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，安康借高铁东风加速融入区域产业链条。“西安研发、安康转化”双向飞地模式逐步落地，西安都市圈外溢的创新资源、市场资源源源不断向安康汇聚。便捷的时空条件，让人才往来、商务协作、科创成果转化成本大幅降低。

文旅活力迸发。随着一小时通勤圈的形成，“工作在西安、度假在安康”将成为现实。高铁缩短了时空距离，激活了短途康养旅居、研学休闲的巨大市场。坐拥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汉调二黄、龙舟文化等本土文化资源跳出静态陈列，走向活态传承。西城坊、汉宁门水上停靠点投入使用，《汉水长歌》城市河流剧场开始试运行……龙舟竞渡、汉江观光、实景演艺串珠成链。越来越多西安等关中地区的游客，周末坐上高铁赴安康，看湖光山色、品陕南风味、感受民俗魅力，“秦巴会客厅”的城市名片愈发响亮。

乘势谋新篇，锚定目标做实四篇文章

《实施意见》明确“三步走”目标：2027年取得标志性成果，2030年智慧韧性城市基本建成，2035年现代化美丽城市全面建成。立足“十五五”规划，安康正以西康高铁通车为契机，做好“接、融、美、人”四篇大文章，把交通之变转化为生态之变、产业之变、民生之变。

做好“接”的文章，畅通内外城市循环。高效运营安康西站综合客运枢纽，优化城市公交、旅游专线布局，打通高铁站、火车站、机场之间的快速接驳通道。持续完善“公铁水空”多式联运体系，构建“快进、慢游、深体验”旅游交通网络，把交通枢纽的硬件优势转化为通达便捷的服务优势。

做深“融”的文章，重塑城市发展格局。高质量规划建设高铁新城核心区，持续推进“一湖两岸”十大主题场景建设，统筹汉滨、高新、恒口、瀛湖四区协同共进，促进新城建设与老城更新双向联动，把“山水相映、湖城一体”的蓝图变为现实图景。

做优“美”的文章，精雕城市品质肌理。全面实施美丽城市“六大提升工程”，守护秦巴山水本底，严格管控临山滨水建筑风貌，呵护城市天际线与水岸线。持续深化汉江“碧水东流”行动，高标准打造滨河生态空间。加快推进东关老街、北门老城等历史片区微改造、精提升。

做实“人”的文章，坚守人民城市初心。持续完善住房供应体系，加快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，把便利送到群众家门口。持续深化“五同”机制，夯实红色物业，健全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体系。坚决杜绝形象工程，坚持群众导向，既重城市“面子”，更做实民生“里子”，让美丽城市建设成果可感可及，惠及千家万户。

奋楫向“新”行，打造先行区安康样本

西康高铁通车前夕，安康中心城区汉江一桥北头转盘处作业现场灯火通明、人影穿梭，园林工人抢抓有利时机，趁着夜色平整地形、栽种花苗、精细布景，在细微处雕琢城市颜值，为西康高铁通车全力做好环境保障。

为迎接西康高铁通车，安康中心城区聚焦城市出入口、桥梁节点、交通干道、游园广场、车站周边等关键窗口点位，多点铺开、全域推进秋季花卉布景和环境提升工作，用精致的绿化景观提升城市门户形象。

一城之美，始于颜值，成于机遇，更见定力。我市始终扛稳扛牢“一泓清水永续北上”的使命担当，锚定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，站在“十五五”新的起点，正致力于建设汉江生态经济带品质中心城市、陕南生态会客厅，在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，努力提供可复制、可借鉴的安康经验、安康方案。

高铁通，百业兴；生态美，万民安。西康高铁建成通车，不仅是物理通道的打通，更是安康融入国家战略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。借助西康高铁通车运营，安康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，将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。在区域协同的发展浪潮中，一座内外通达、格局重塑、品质精美、人民幸福的现代化美丽城市，正在青山绿水间加速崛起。



地址：安康市汉滨区大桥北路4号传媒大厦 邮政编码：725000 网址：sjk.akxw.cn 办公电话（传真）：（0915）3268520 电子邮箱：bs3268520@163.com 投稿邮箱：akrbbbb@163.com
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（0915）3268656 新闻热线：（0915）3268533 广告热线：（0915）3212549 发投热线：（0915）3211149 定价：每年390元 自主发行 安康日报印务中心印刷 地址：安康市汉滨区寇家沟社区